

最美文字电影
暖到流泪的感动故事



『人生不可能不经历沧桑，
感谢那些我抹不去的曾经，
这里记载了普通却不能错过的小事』

不曾经历， 何曾懂得

许政芳
Xu Zhengfang 著

它讲述的或许正是你一路走来的曲折和欣喜。
走到今天，才懂得了昨天；只有回首过去，才能理解人生。

有些事，经历过方才领悟

中国华侨出版社

— 网友 —
1,000,000 次的
点赞和转发
每一次阅读，你都可以
在故事里看到自己



不曾经历， 何曾懂得

它讲述的或许正是你一路走来的曲折和欣喜
走到今天，才懂得了昨天；只有回首过去，才能理解人生

有些事，经历过方才领悟

许政芳 著

Xu Zhengfang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曾经历, 何曾懂得 / 许政芳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13-4551-6

I. ①不… II. ①许… III. ①人生哲学 - 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8327号

• 不曾经历, 何曾懂得

著 者 / 许政芳

责任编辑 / 茶 藤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 14 字数 / 280千

印 刷 /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551-6

定 价 / 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 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序

是这样想过的，等到我行将就木的时候，能随我一起走的有什么呢？钱财首当其冲不在其列，且不说尚没有富裕到能将钱财带到另一个世界，即便带去了，也未必能够流通，所以这个想法必然要作罢，还是留给子孙妥帖些。那么，爱情呢？届时，与我相伴的英俊少年也必是老态龙钟、气喘不均，伤心是一定的，但未必随我去了，因为这世上还有他的不舍，至少儿孙会是他的牵念。即便随我去了，也不过是烧过的灰烬，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

能随我去的，大概就只有我的经历，曾经如何风尘仆仆，如何疯癫顽劣，又如何怡然自得，如何安静如水，一点一滴只有自己最知道，这是任何人都剥夺不去的。

从小到大，我总是特别喜欢听父亲母亲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闻所未闻。我有时做出惊讶的表情，说：“真的？怎么会那样啊？”父亲或母亲便说：“唉，你没经过，你哪知道？”然后又接着说：

“那个时候的人啊……”或是好，或是坏，他们再将一些事例拿出来以佐证。听了父亲或母亲的事，我常常仍旧无法理解他们的心思，对他们的观点也不能持百分之百的赞同。

就像儿子问我：“妈妈，你爱我吗？”

“爱呀。”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爱我？”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跟他解释得清呢？他还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眼见着一个小儿子的哭哭闹闹、跑跑跳跳，没有感受到他所带给我的温暖和感动，没有这些，他如何能了解父母的爱从何而来？只有等他长大，等他经历，他才会明白。

我时常觉得，人一辈子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件事都如同一篇文章，有欢笑，有眼泪，有平淡清澈，也有混沌不堪。但不管读的过程如何，不把文章读完，就无法完全了解它要说的是什么。

所以，有些事，只有经历过才能领悟。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有一份缘，经年，也割舍不断

背影	002
在爱的站台上	004
未必懂得	007
我，以一个母亲的名义祈求	009
回家	012
年夜饺子	014
爸爸不让你上法庭	016
芭比妈妈	018
解释给你听	021
推车的父亲	024
青皮核桃	026
女人与小孩	029
千金不换	032
打伞的小孩	035

我有一个角落	037
看你长大，送你离开	039
落叶归根	042
婆婆妈妈	045
母亲做的书包	048

第二辑 有一个人，如初遇，如诀别

只是想听你说“我爱你”	052
爱的理由	054
半月的笑，瞬间的泪	056
无味的晚餐	058
初恋	060
捣一次小小的蛋	064
爱情已经来过	066
相爱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	068
想你，是因为	070
织一件毛衣给你	073
失恋	076
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对的人	078
怎么舍得让你输	080
要不要花男人的钱	082
替他缓解尴尬	084
爱的另一面	086
对不起，我不能相信你上一秒的温柔	088
你到底爱他哪一点	091

不爱你就不要你	094
你还不够爱他	096
你还好吗	098
玉兰花开	101
关于承诺	104
所谓浪漫	107
她不在的时候	110
那些事儿	112

第三辑 有一座城，虽空无，却灿美如斯

我爱北京天安门	116
阿牛	119
牺牲品	122
借钱的朋友	125
十指尖如笋	128
我们走不掉了	131
一车瓜果香	133
“下一站我就下车了”	136
边缘的日子	139
买房记	141
一沓冥钱	144
暖冬	146
断章	149
窗	151
大排档	153

亚军，我不扰你	156
城市的夜空	159
关于人情	161

第四辑 有一个我，如此，路过人间

那个小村庄	166
怕鬼	170
怀揣一个秘密	174
考试	177
心灵的小屋	179
总是不够自信	183
我们只是回到了人间	186
夏日妍妍	190
豆腐·人生	193
生灵	196
数星星	200
不做博士	203
随遇而安	206

后记

致时光的一封信	210
---------	-----

第一辑

有一份缘，经年，也割舍不断

那一份缘，看似风轻云淡，却经年割舍不断。因了那一份缘，纵然跋山涉水我们也要踏上归途；因了那一份缘，轻描淡写的告别里常藏着无限的留恋……



背影

一生中，能够总是被人望着背影出门，该是怎样的幸福啊。

人生就像一篇散文，年轻时下笔行文间总是一派风急浪大、剑拔弩张。等到喧嚣过后阅历沧桑，反倒会变得平白质朴起来，只不经意间流出些许的云淡风轻，却觉得甚美。母爱也是如此。

小的时候，最喜欢让妈妈抱着，使劲亲着，把自己转得头晕，三不五时地要听妈妈说她是多么喜欢我，多么爱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妈妈的爱是真的。那时的母亲也年轻，她总是在我表现出色时紧紧地搂住我，几乎让我窒息；她也会背我走很远的路去外婆家，一路上母亲几次猛地快跑起来，让我上下颠簸，逗我大笑；有时候，妈妈会忍不住咬我的屁股，我大叫着喊疼，但很高兴……慢慢长大后，我发现原来母爱并非仅仅如此。

那是一天早晨，我五点半从家里出发参加一个聚会，刚到楼下想起自己忘带了手机，于是迅速折返，推门进屋时，却发现母亲正靠着玻璃窗向我出门的方向张望着。

“妈，你看什么呢？”

母亲一惊，瞬间又笑了，说：“你没走呢？我说怎么看不到你呢，平时你出门要走一分钟我才会看不到，刚才看了老半天也没见你，我还纳闷：今天这丫头是多着急呀，一下就跑没影儿了……”

一路上，我在想，母亲倚在窗前看着我一寸一寸离开她的视线，究竟是

怎样一种心绪？是不舍？是担忧？是等待？抑或是其他我说不出来、想不出来的情愫？更或者，只是一种习惯。而那时的母亲不会想到，在我推门而入的刹那，她也给了我一个安静的、载满爱的背影。我又想起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不管是夜色中、夕阳里，抑或是清晨的薄雾下，这背影里含着多少翻山越岭、亘古绵长的爱怜啊。

我想起我几次三番要她来住她都不肯，却突然搭了一位同乡的车子来了北京，原来她是心疼我去接她要舟车劳顿；我想起带她去逛街，买回大包小包的东西，却惹得母亲一脸不快，原来她是心疼我挣钱不易；我也想起我常会在一转身时，发现母亲正看着我，我常会问：

“看什么呢，老太太？”

母亲从不介意我叫她老太太、老同志，而不喊妈妈，她只是笑笑，有时说“你好像胖了些”，有时说“你好像瘦了”，有的时候也会说“你的头发该剪了”，偶尔母亲也会和我开个玩笑，说“怎么三十多年了，还没长高”……

原来，我身上的每一两肉，每一根头发，每一寸生长都在母亲的心里扎了根，就算我已成家立业做了母亲，她依然能从我的背影中看穿一切。

从那天起，我每次出门走到楼下都会回头望一望母亲，因为母亲耳背，所以我们只是彼此挥一挥手，笑一笑，然后我便带着母亲的惦念大踏步向前，不管夜有多黑，风有多冷，因为怀揣了这一份感动，路就好走了许多。

母亲同我住了半年，她走后我每次出门走到楼下，我还是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看窗户，看着空落落的玻璃窗前，没有母亲的身影，没有母亲和我挥手微笑，总觉得怅然若失。那一刻，我才体会到：一生当中，能够总是被人望着背影出门，该是怎样的幸福啊。

后来的一天，我整理房间时，赫然发现母亲经常倚靠着的窗户护栏上的乳胶漆竟然有些斑驳，虽然与护栏其他地方的洁白有些格格不入，但于我，却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在爱的站台上

它从不曾改变日子的快慢和进程，但却把散乱的岁月凝聚成影集；它有时似乎只是一种形式，但却让生活里多了淡淡的温情。

——当我们在爱的站台上送别的时候。

人生总有许多多的十字路口，纵然是骨肉相连的亲人，也免不掉一次又一次地送别。于是，生命里便总免不掉有站台的记忆。我常想，假如那站台、机坪、码头有知觉、有感情，它们又能否承负得起那么多的离愁别恨、远思长情呢？

我总不能忘记外甥去西藏当兵的那一场送别。

刚刚十八岁的外甥顺利通过层层筛选，正式加入了新兵的行列。这自然是好事，至少一个农村的孩子可以走出庄稼地到外面开开眼界，所以随后的几天里，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连我这个当小姨妈的也有好几天都絮絮叨叨像个喜悦中的祥林嫂，但凡熟识一点的人，只要说几句话我就想方设法地把话题扯到军人上，然后这张嘴就顺理成章地说：

“我外甥前几天就选入新兵了……”

“是吗？”

“是啊，我姐家的孩子……”

接着人家愿意听或不愿意听，我是不管的，我只管讲述外甥被选上的过程以及我们一家人的喜悦和畅想。

送别的时候，母亲无论对着你笑，还是对着你哭，都是揉进了百转千回的惦念和不舍。

几天后，我们接到通知说两天后准备出发。于是，一家人又陷入了慌乱之中，尤其姐姐，瞬间开始了她无休无止的碎碎念：那边的气候怎么样？需不需要带棉衣？会不会有高原反应，要不要带些药品？一路坐火车去西藏会不会无聊，换个有精彩游戏的手机？还有什么要带呢？买两身新衣服吧，还有秋衣秋裤，内裤也买两条，他从来没自己买过这些东西，不知道什么样的舒服……

对了，钱！万一到那边需要买东西呢，可是放哪儿呢？

“办张银行卡，让他带着，到那边自己取就行了嘛！”姐夫到底还是冷静些。

临走的那天，自然是全家出动，送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因为一同赴藏的新兵不止外甥一个。可真到了送别的地点，新兵们是有组织的，并没有时间和家人话别。很长的时间，只是家属们堆在一起，窸窸窣窣地说着。想着从未离开过家的外甥就要远赴西藏，且一去就是两年多，我的眼泪几次跑到眼眶处打转。为了不让我姐难过，我总是佯装抬头让眼泪慢慢回流进眼窝里。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姐这一次竟然出奇地镇定，看到我眼睛发红，反倒安慰起我来：“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他都那么大了，大老爷们儿了，不傻不呆，还能把自己冻着饿着？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偷看我姐，她真的没有一点要落泪的意思，只是不停地和其他送行的家长攀谈着，一会儿说选兵时候的遭遇，一会儿又猜想着进藏以后的生活。突然，我姐说：“你们聊着，我去买点东西。”

十分钟后，姐气喘吁吁地带回来一把指甲刀，我问她买指甲刀干吗，她说这孩子从小就不爱剪指甲，每次都要她督促，现在去了部队，可不能像在家里一样邋里邋遢的。可是姐远远望着那些刚刚穿上军装的孩子们，竟然分辨不出哪一抹绿色是她的那一个。

距离出发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姐有些着急，嘴里嘀咕着：“也不知道一会儿还让他们过来不？要是不让来还白买了。”

姐说的没错，刚刚穿上军装的新兵们在统一的命令下排着队来到送行的亲人面前，纷纷以并不熟练的动作向亲人们行他们一生中第一个军礼，那是一份荣耀，也是对家人最好的安慰和告别。

外甥也一样，我看得真真的。只是他们停在了距离我们大约50米远的地方，那一刻，真想跑上前去拥抱一下，正一正他的新军帽，告诉他要好好训练，照顾好自己，要常给家里写信……可究竟没有一位家长迈出一小步，生怕坏了孩子们的纪律，让他们脸上无光，所有人都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家的孩子，欲言又止。

姐也一样，手里紧紧握着那把指甲刀，坚强地微笑着，站在送行的人群之中，静静地看着儿子敬礼、转身、齐步走、上车……终于连车的影子也不见了，姐才蹲下，呜咽了起来。原来她是那么不舍，方才的故作坚强不过是想让儿子放心，不过是不想增加儿子的烦恼。

这一刻，姐的微笑和泪水都在这个小小的站台上迸发成最最炙热和沉郁的母爱。

未必懂得

暑热炎炎，实在熬不住北京的炙烤，于是带了儿子回老家避暑。又赶上中元节，姊妹几个便拿了纸钱、供品到父亲的坟前坐了坐。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年了，时间慢慢治愈了我们失去父亲的痛楚，虽然每个给父亲上坟的时机都不会错过，但我们早已不似从前一般坐在坟前嚎啕大哭、肝肠寸断了，我们只当是远嫁的女儿回到家里来看望自己的老父亲，和他见个面，唠唠家常，把各自小家里的大事小情与父亲通报一番，然后摆上供品，烧了纸钱，便回家了。

供品通常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不过是些比较精致的小点心和各色水果。与别家不同的是，由于二姐有一次梦见父亲口渴，所以每次去也会给父亲带些饮品。这次是一瓶露露，二姐把露露的拉环拉开，念叨着：“爸，我给你带了露露，留你渴了喝。”然后我们开始烧纸钱，纸钱烧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和父亲说了不少话，起身要走时，一片纸灰不偏不倚落在露露瓶的开口处。

“看，爸喝露露了。”二姐惊呼。

“你竟乱给爸拿，爸咳嗽，根本就不爱喝那么甜的东西。”三姐说。

“谁说爸不爱喝甜的，爸只是因为咳嗽不敢喝，现在老爸到极乐世界，早就不咳嗽了，喝甜的也不怕。”二姐反驳。

血脉相连的亲人虽然可获得相似的形体，却从不能获得一颗真正解读彼此的心灵。

那一刻，我的心头忽地紧了一下，父亲到底爱不爱喝甜的东西呢？我们做了父亲几十年的女儿，真正地了解他吗？记得父亲说，他小的时候家境颇丰，家里有私塾，可他却常常因为背不出书而被先生责罚。他就那样怯怯地看着先生，怯怯地伸出小手，先生的竹板却毫不犹豫地落在他的手上。听得我有时候不忍，真想上前帮他揉一揉，可是，那时候的那个小男孩心里的恐惧和他手掌的疼痛我又如何体会得到？又怎么以我的手来抚慰他的疼呢？

“爸，要是你一直坚持在北京当工人不回老家，说不定我们就是城里人了。”以前我总爱这样表达我小小的遗憾。

爸总是说：“没办法啊，那时候你妈一个人带着你大姐和你二姐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我在外面干一天活也不够她们一天的口粮，所以一狠心就回来了，心想：爱咋咋地，饿死也要一家子在一块儿……”

我如何能够懂得当年那个为人夫、为人父的小伙子是怎样的牵肠挂肚、怎样的毅然决然呢？

我不懂得他，他定然也不能完全懂得我。他不能了解我不能常常与他见面的遗憾，不能懂得我“七天憋出六个字”时的无奈和焦灼……

都说“知子莫若母”，可是我也不懂得我的孩子。每周到了买零食的时间，看他站在超市的货架前，摸摸这个、看看那个，不知道如何选择时，我都忍不住猜想，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呢？是要甜的，还是要能吃很长时间的？或者他喜欢带个小玩具的？他满是笑意的眼神是因为今天偷偷多拿了一包吗？还是因为马上就能吃到心爱的零食了呢？……我从来都不得而知。

可见得，血脉相连的亲人虽然可获得相似的形体，却从不能获得一颗真正解读彼此的心灵。父母家人，至亲至近，我们自以为深入骨髓，但现实里我们所知道的也不过是肤表的事件，总不是那个人在那个时候最为刻骨的感觉。